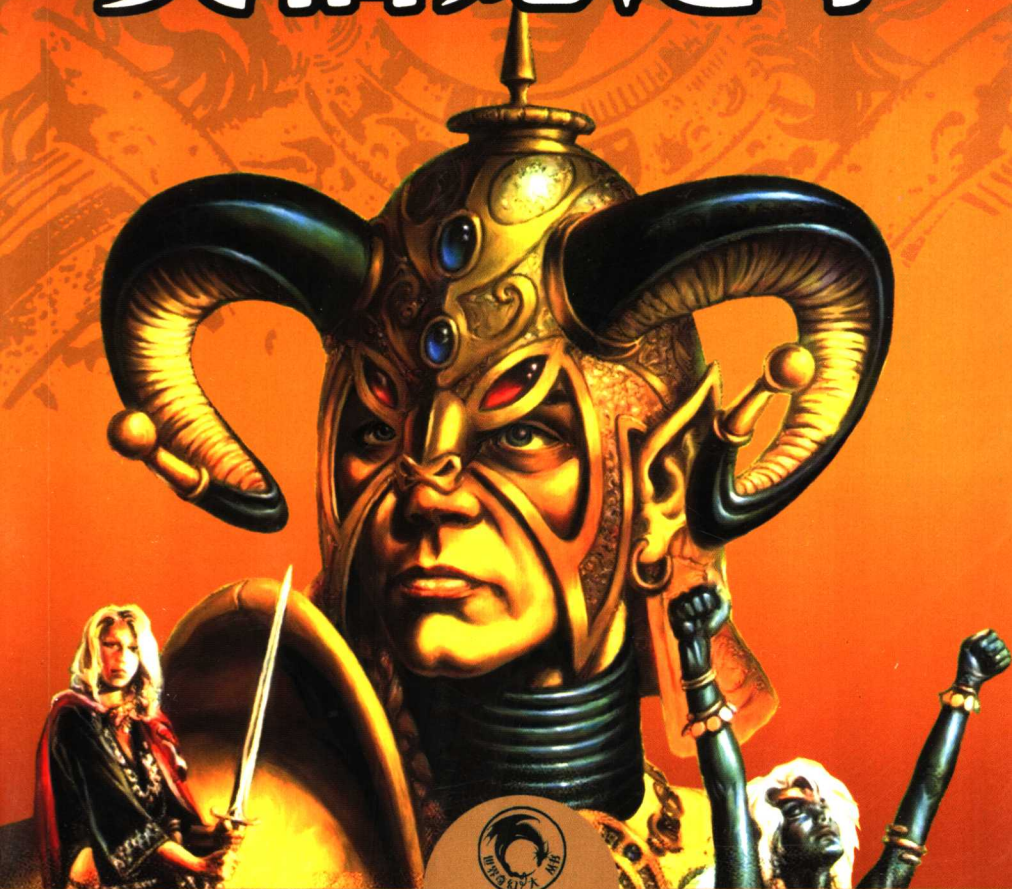


安珀志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著 戚林译

奥伯龙之手



科幻世界

THE HAND OF OBERO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HANG OF

奥伯龙之手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著
戚林 译

OBERON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Hand of Oberon (The Great Book of Amber 4)

Copyright © Roger Zelaz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伯龙之手 / [美] 泽拉兹尼 著; 戚林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7 - 5364 - 5935 - 1

I. 奥… II. ①泽… ②戚…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4530 号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安珀志】

奥伯龙之手

著者	[美] 罗杰·泽拉兹尼
译者	戚林
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6.125 字数 140 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6 年 3 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3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定价	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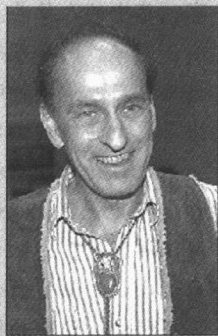
ISBN 7-5364-5935-1/I·95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ROGER
ZELAZNY

罗杰·泽拉兹尼

和他的《安珀志》



罗杰·泽拉兹尼（1937~1995）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6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了自己传奇般的创作生涯：三十多年间，六次获得“雨果奖”，两次获得“星云奖”。

在科幻与奇幻小说史上，1962年是十分重要的年份，也正是这一年，厄修拉·勒古恩、塞缪尔·德兰尼和托马斯·迪许等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泽拉兹尼和他们一起，掀起了美国“新浪潮”的巨浪，并成为这一创作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与传统硬科幻小说不同，新浪潮作家更注重人物的塑造，而非堆砌技术细节。他们将笔触深入人物内心，并大胆探索此前一直受到传统科幻小说忽视的心理学、社会学领域。泽拉兹尼对这一流派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个将神话体系引入科幻小说的创作。最好的例子就是他的名作《光明王》。

在《光明王》中，泽拉兹尼引入了大量印度教、佛教的内容，其中的人物甚至直接用了印度教诸神的称呼，如梵天、湿婆、阎摩、阿耆尼等等，书中主角干脆以佛陀为名，而且人物性格也与他们的神明称号有许多相近之处。这样一来，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维度，显得气势恢宏，壮丽非凡。

也许是出于对神话的喜爱，泽拉兹尼很早便开始了奇幻创作。终其一生，他始终是个科幻、奇幻双栖作家。他的科幻作品汪洋恣肆，想像奇特，加上神话架构，从形态上看非常接近奇幻小说；而他的奇幻作品设定严谨，又可以明显看出大量借鉴了科幻小说中的概念。

无论科幻还是奇幻，泽拉兹尼笔下的人物都常常是近于天神的超人，由此不仅增加了作品的传奇性，更赋予作家一个远远高于常人的视角，居高临下，俯瞰人类的社会与历史。

泽拉兹尼的语言也是极有特色的。总体上说，他的文笔雄壮瑰丽，像一首长诗，但其中也有变调：嘲弄、戏谑。它们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泽拉兹尼鲜明的个人风格。

著名奇幻作家乔治·马丁说：“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幻作家，他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

而著名科幻作家特里·本森则说：“为了罗杰·泽拉兹尼的《安珀志》，我感谢上帝。他无情地涤荡了传统奇幻作品陈腐的中世纪气息，彻底改变了奇幻的面貌，挽救了这个日渐无聊的文类。”

泽拉兹尼的科幻代表作是《光明王》，而奇幻代表作则当属《安珀志》。

《安珀志》是一部鸿篇巨制，它的第一部《安珀九王子》于1970年甫一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期，这部巨著的上卷全部完成。上卷共分五部，以琥珀王子科温为主角，分别是《琥珀九王子》、《阿瓦隆之枪》、《独角兽之兆》、《奥伯龙之手》和《混乱宫廷》。进入八十年代后，罗杰·泽拉兹尼致力于下卷的创作，以科温之子为主角，创作了《厄运主牌》、《琥珀之血》、《混沌之兆》、《影子骑士》和《混沌王子》，直到1991年，《琥珀志》全书才得以完成。

《琥珀志》的创作历时二十年，泽拉兹尼双栖作家的强大融合能力在这部巨著的设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琥珀志》的设定是：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这就是琥珀，其他无数世界都是这个实体投射的影子，比如地球，只不过是琥珀投下的无数影子之一；只有琥珀的王族有能力穿行于这些影子世界。具体地说，任何有可能存在的事物都存在于某个影子之中，琥珀的王子只需在自己头脑中想像、调整，便能一步步前往这个影子，或者说让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一望可知，这种设定几乎完全就是科幻小说中的平行世界。泽拉兹尼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平行世界；如果你喜欢，可以称之为多元宇宙；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疯子的臆想，随你的便。我管它们叫影子。”

琥珀的地位如此重要，于是自然成了各种势力竞相争夺的目标。小说一开始，琥珀王子科温在影子地球上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丧失了记忆，而不同寻常的事件却又接二连三地发生在自己身上。他抓住这些事件，一步步追踪下去，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明白自己的遭遇原来是同为琥珀王子的兄弟们所为。由此，小说进入第一个环节，琥珀王子们争夺王位的斗争。

安珀的王子们个个拥有超人的体力、智力和意志力，加上穿行影子世界的能力，他们已经近于神明。事实上，他们在许多影子世界被人奉为神祇。这些王子充分利用影子世界居民对他们的信仰，从影子中招兵买马，筹集各种资源，将这些力量投入安珀王位争夺战。

血腥厮杀之后，科温夺取了安珀王位。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暗势力又将魔爪伸向安珀。外患当前，内乱又起，安珀内部也发生了可怕的背叛和出卖。科温必须面对重重挑战。

就这样，伴随着科温的人生历程，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前。随着情节发展，安珀的历史、变化也逐步展现。除了书中人物，安珀本身也成了一个角色，先隐居于幕后，然后逐步凸显，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安珀志》的语言十分受人推崇。叙述语言简洁古朴，给人一种雄壮、刚健之感；景物描写富于诗意，颇有莎士比亚之风；而人物对话则常带调笑的口吻，与三十年代著名侦探小说家雷蒙德·昌德勒很相似。

精巧的设定、紧张激烈的情节、英勇威武的人物、刚健风趣的语言——这便是《安珀志》。

泽拉兹尼成功地对托尔金所创造的现代奇幻传统进行了革新，将现代元素、科幻元素融入奇幻。在他笔下，既有传统的策马比剑，又有汽车追逐、弹雨枪林；既有奇种异族，又有平行时空；既有传奇英雄、宫廷阴谋，又有日常生活、生老病死。

从泽拉兹尼起，奇幻有了改变：更好看、更精彩，也更富于生机。

李克勤

第一章

一道灵光在心中一闪而过，和那奇异的阳光同样明亮……

这个就是……呈现在阳光之下的，就是它。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在阳光中看到它，只见过它在黑暗的房间绽放光芒：试炼阵。安珀的伟大的试炼阵，在一片奇异的海天之间，投射出一个椭圆形的平面。

……我知道，也许是我身体里我们家族的血脉知道，眼前的这一个试炼阵才是真正的试炼阵。也就是说，存在于安珀的那个只不过是它的第一个影子。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安珀本身只包括安珀、芮玛和提尔-纳·诺格斯，并不会继续向外延伸，超越这个疆界。也就是说，根据优先法则和构造原理，眼前这个地方，我们来的这个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珀。

我转身，凝视着满面笑容的加尼隆。在强烈的光线照耀下，他的胡须和蓬乱的头发仿佛被融化了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你知道我向来擅长推测，科温。”他回答说，“我想起了你给我讲过的安珀的事：它怎样投下影子，你们的活动会如何反射到影子世界里。我常常想到黑路，每次想到它，我都会想，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在安珀本身投射下这样的影子呢？我设想，这样的某个东西肯定应该是一种特别基本的、强大有力的、隐秘的东西。”

他冲着我们面前的景物挥了挥手，“就像它一样。”

“接着说。”我说。

他表情微微一变，耸耸肩膀。

“所以，一定存在一个比你的琥珀更深一层的实界。”他解释说，“那里被污染了。你的守护兽带着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而试炼阵上的那片污渍，似乎就是被污染的地方。你同意我的看法吧？”

我点点头。

“你的理解力比你的结论更让我吃惊。”我说。

“比我强多了。”兰登承认说，他绕到我右侧，“但这么说吧，我跟加尼隆一样，也有这种感觉。不知为什么，我确信，下面这个玩意儿就是我们世界的基础。”

“有时候就是这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加尼隆又补上一句。

兰登瞟了我一眼，注意力又转回那个图案上。

“如果我们走下去，近一点儿查看的话，”他问，“你觉得会让它发生改变吗？”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答案。”我说。

“排成单行，”兰登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打前锋。”

“好。”

兰登指挥他的马转右，然后转左，然后再转右，沿着长长的一串之字形前进，领着我们弯弯曲曲地绕着耸立的山墙走。我们保持着这种队形，走了一整天，我跟在兰登后面，加尼隆断后。

“这东西似乎很稳定。”兰登冲着后面大叫。

“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说。

“下面的岩石旁好像有个洞口。”

我探身张望。山崖的右后侧有一个山洞，敞开的洞口与椭圆形的试炼阵在同一水平面上。它的位置很隐蔽，如果我们站在高

处的话，它正好隐藏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外。

“我们靠过去。”我说。

“——迅速、谨慎、安静。”兰登接口说，同时抽出他的佩剑。

我拔出宝剑格雷斯万迪尔，在头顶挥舞一圈。加尼隆也抽出自己的武器。

我们没能径直接近那个洞口，在到达它之前，我们不得不绕到山崖左侧。最后，我们走到距离它大约十到十五英尺远的地方。不知怎的，我突然闻到一股说不出的令人恶心的味道。马匹似乎对这种气味更加敏感，或者因为它们天生就是悲观主义者。这时，它们全都耷拉下耳朵，张大鼻孔，发出惊恐的嘶鸣，想挣脱缰绳的控制。不过只要我们一转弯，远离那个洞口时，它们立刻就安静下来。可当我们下了山坡，接近被毁坏的试炼阵时，它们很快就故态复萌，拒绝再走近它。

兰登翻身下马，走到图案边沿停下来，盯着它细看。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对我说：

“根据我们了解的所有情况来看，”他说，“很显然，那处损毁是有人故意弄的。”

“看来确实如此。”我说。

“而且很明显，我们被引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

“我也这么想。”

“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就能明白这个目的：确定试炼阵是如何被毁坏的，以及是否有可能修复它。”

“有可能。你的诊断结论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

他沿着试炼阵的边缘走到右边污渍开始的地方。我将宝剑插回剑鞘，准备下马。加尼隆突然探身过来，抓住我的肩膀。

“我自己能行——”我刚开口，就被他打断了。

“科温，”他说，显然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试炼阵中间似乎有一小块不太寻常的东西。看样子不属于——”

“在哪里？”

他伸手指了一下，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图形中央有一件不属于试炼阵的异物。一根树枝？一块石头？或是一张飘落的纸片？……从这个距离，根本无法看清楚。

“我看到了。”我说。

我们俩下马，朝兰登走去。他正蹲在图形的最右边，查看那块污渍。

“加尼隆发现靠近试炼阵中央的地方有什么东西。”我说。

兰登点点头。

“我已经注意到了。”他回答说，“我正在盘算一个最佳方案，可以到那儿好好查看查看。我可不打算直接走进一个损坏的试炼阵。另一方面，我倒挺想知道，如果我真的试图穿过已经被污染的那片区域，会不会一头倒下，彻底完蛋。你怎么看？”

“走进试炼阵得花不少时间，”我说，“如果这里的阻力和家里的那个试炼阵一样强大的话。还有，我们都清楚，如果在里面偏离轨迹，就是死路一条。但要接近那个东西，肯定得被迫偏离轨迹。从另一方面来看，如你所说，踏上那块黑色区域的同时，或许就给我们的敌人发出了信号。所以——”

“所以你们两个谁也不打算走进去，”加尼隆突然打断我，“那我去。”

他不等我们回答便径直奔进那片黑色区域，沿着它一直跑到试炼阵中央，只稍微停顿一下，捡起某件小东西，然后立刻转身往回跑。片刻之后，他就重新站在我们面前。

“这么做很危险。”兰登说着，用力点点头。

“但如果我不跑进去的话，你们两个还会继续争论下去的。”他

THE HARBOR OF ORANGE
BOOK 1
1997

伸出手，“现在，你怎么解释这个？”

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刀尖上扎着一片褪色的长方形硬纸片。我把两样东西都从他手中接过来。

“似乎是一张扑克牌。”兰登说。

“没错。”

我把卡片取下来，摊开揉皱的部分。我凝视着牌面，上面这个男人似乎有些眼熟，又有些陌生。他一头浅色的直发，带着一抹嘲弄之意的精明表情，微笑着，身材有些瘦小。

我摇了摇头。

“我不认识他。”我说。

“让我看看。”兰登把扑克牌从我手里拿过去，冲它皱着眉头。

“不。”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口，“我也不认识。尽管我感到自己几乎能认出他来，不过……不对。”

这时，马匹突然更加强烈地重新表达它们的抗议。我们不得不走回去，查看到底是什么引起它们的不安。就在这时，引起骚乱的罪魁祸首从洞穴里面钻出来了。

“他妈的。”兰登骂了一句。

我和他的感觉完全相同

加尼隆清了一下嗓子，抽出剑。

“有人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吗？”他冷静地问。

我对那畜生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似乎是大蛇之类的玩意儿，不仅因为它移动的方式，更因为它那条粗厚的长尾巴，尾巴更像是它细长身躯的延续，而不仅仅是一个附加物。它靠四条中间分节的腿行走，脚爪粗大，上面还长着可怕的爪子。它细长的脑袋上长着一副鸟的尖喙，脑袋在行走时摇来晃去，最初面对我们的只有一侧的淡蓝色眼睛，然后是另外一侧的眼睛。巨大的翅膀折叠在它身体两侧，翅膀是紫色的皮革质地。它身上既没有鬃毛也没

有羽毛，只在胸部、肩膀、后背和整条尾巴上长满鳞片。从刺刀一样尖利的鸟嘴到翘起的尾巴尖，它的身长似乎有三米多一点。它跑动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叮当声，我瞥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它喉咙的位置折射出亮光。

“据我所知，和这东西长相最接近的，”兰登说，“就是绘在家族纹章上的怪兽——狮身鹫面兽。只不过这一只身上光秃无毛，而且还是紫色的。”

“肯定不是咱们的国鸟。”我加上一句，飞快地抽出格雷斯万迪尔，把剑尖对准怪兽脑袋的方向。

怪兽的嘴巴快速吞吐着红色的分叉舌头，翅膀拍打着，抬起几英寸高，然后又放下。它的头转向右边时，尾巴就转向左边，然后就这样左右、右左地来回摆动着，几乎产生了一种催眠的效果。它行走的动作如流水一样流畅。

6

怪兽似乎对马匹比对我们更感兴趣，因为它从我们身边径直冲了过去，冲着污渍那边跑过去。我们的马正站在那边，全都吓得浑身颤抖，蹄子不停跺着地面。我向前迈了一步，就在这时，它突然用后腿支撑身体，站立起来。

它的翅膀不停地扑扇着，如同一对松弛的风帆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下猛然张开。它只靠后腿支撑站起来，像一座巨塔一样压在我们头顶上，体积似乎比原来扩大了至少四倍。接着，它突然尖啸起来，那是一声极其恐怖的、准备进攻或者挑战的啸声，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作响。尖声咆哮的同时，它猛地拍打着翅膀，跳了起来，变成了临时的飞行怪物。

马匹顿时受惊，四下逃窜。怪兽的位置远在我们能赶到的范围之外。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先前注意到的明亮闪光和叮叮当当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怪兽被一条链子拴着，长长的铁链一直延伸到洞穴深处。它脖子上铁链的实际长度，突然间成了一

左腿时，右腿又被缠住了。它发疯般地嘶鸣着。这时，火花已经升到了它的肩膀处，它像甩掉雨水一样，从身体和脖子上把火花甩掉。它全身散发出柔和的、黄油一样的光芒。

咆哮的音量不断增加，细小的闪电开始在我们头顶上的红色中心滚动。这时，一阵喀哒喀哒的轻快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匆匆向下一瞥，发现那只紫色的狮身鹫面兽已经溜到旁边，挡在我们和喧闹的红色大气现象中间。它像建筑上的怪兽装饰一样，蹲伏在地，脸背对着我们，正在观看眼前的奇景。

就在这一刹那，伊阿哥的两条前腿都挣脱了束缚，只用后腿站立起来。这时的它，身影似乎有些模糊，仿佛失去了实体。它的身体发出辉光，四下飞溅的火花模糊了它的轮廓。它可能正在嘶叫，但所有声音都淹没在从天空传来的持续不断的咆哮声中。

从天空中那个喧嚣的神秘构造中，突然垂下来一个漏斗形状的东西——它明亮耀眼，光芒闪烁，还伴随着哀号，而且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它接触到惊慌嘶叫的马。在那一瞬间，马的身体轮廓线开始急剧拉长，身体也随之变得又细又长。然后，它消失了。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漏斗形的光柱仍保持固定不动，就像一个平衡得极其完美的陀螺。接着，轰鸣的声音开始减弱。

光柱升了起来，慢慢升到距离地面很近的位置——大致相当于人的高度——就停留在试炼阵上面。然后，它突兀地飞快上升，回到天空，和刚才落下时同样迅速。

哀号消失了，咆哮声也开始减弱。在环形的云团中间，跳跃的小闪电渐渐消逝，整个云层开始变得苍白，旋转的速度减慢。片刻之后，只剩下一点点黑色，再过了一阵，黑暗完全消失。

伊阿哥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别问我，”兰登刚转身面对我，我立刻抢先开口，“我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他点点头，然后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紫色朋友身上。它正把链子弄得咯哒咯哒地响。

“咱们该拿这儿这一位怎么办？”他一边问，一边抚弄着自己的剑。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它正在试图保护我们。”我说着，向前迈了一步，“掩护我。我想做个实验。”

“你对你的闪避速度有把握吗？”他问，“那边……”

“别担心。”我说，过度热忱地开着玩笑。我继续走过去。

它就站在我左手边，我身体左侧已经愈合的刀伤还在隐隐作痛，似乎正在拖慢我的行动。不过格雷丝万迪尔还牢牢地握在我右手中。这是信赖我的直觉的机会之一。过去我曾经多次依赖这种感觉，每次结果都证明我是正确的。有时候值得来这么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兰登向前一步，然后移到右侧。我打横伸出左手，那样子就像你准备把自己介绍给一条陌生的狗一样，然后慢慢靠近它。我们徽章上的伙计从它的蹲伏状态中站起身，转过头来。

它再次面对我们，先仔细观察一下加尼隆，然后把头转到我左边。接着，它凝视着我伸出的手。它慢慢低下脑袋，又重复一遍用嘴巴敲击地面的动作，像乌鸦一样温柔地叫着——微弱的、水泡一样汩汩响的叫声——然后抬起头，慢慢把脑袋伸了过来。它摇摆着巨大的尾巴，用鸟嘴轻轻碰了下我的手指，然后又重复刚才的表演。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在它的脑袋上，它尾巴摇晃的动作更剧烈了，但脑袋还是保持不动。我轻轻抓挠它的脖子，它缓慢地摇晃着脑袋，似乎很喜欢。我缩回手，后退了一步。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我语气轻柔地说，“你来试试看，兰登。”

“你在开玩笑？”

“不是，我保证你会很安全的。试一下。”

“如果你错了的话，怎么办？”

“我道歉就是。”

“好吧。”

他走上前，伸出手。怪兽还是保持着友好的状态。

“好了。”过了差不多一分钟，他还在抚弄它的脖子，“我们证明了什么？”

“它是一只看门狗。”

“它看管什么？”

“当然是试炼阵了。”

“那它干得实在不怎么样。”兰登说着，退了回来，“要我说，它的工作还大有改进余地。”他冲着黑暗区域挥挥手，“如果它对任何不吃燕麦、不会嘶鸣的家伙都这么友善的话，出这种事就不难理解了。”

“我推测，它的友好是有选择性的。也有可能它是在试炼阵被破坏之后，才被放在这里，以防出现更多不友好的举动。”

“谁把它放在这里？”

“我自己也想弄明白。很显然，有人站在我们这边。”

“你可以再试试你的理论，叫加尼隆也接近它瞧瞧。”

加尼隆站着没动。

“很可能你们身上有家族的气味，”他最后解释说，“它只喜欢安珀家族的后裔。所以我还是别试了吧，谢谢你们。”

“那好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到目前为止，你的猜测都是正确的。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个事件呢？”

“在准备争夺王位的两个派系中，”他说，“由布兰德、菲奥娜和布雷斯组成的那伙人，你也说过，他们恐怕更了解影响安珀的那股自然力量。布兰德并没有告诉你细节——除非你没把他说的